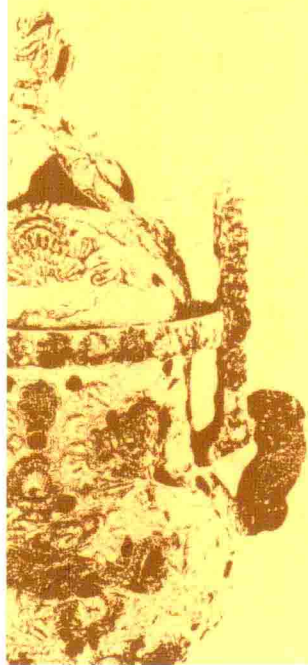


北方民族史译丛

明代蒙古史论集

(上)

[日] 和田清 / 著 潘世宪 /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史译丛

明代蒙古史论集

[日] 和田清 / 著 潘世宪 / 译

(上)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蒙古史论集：全2册 / (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10
(北方民族史译丛)
ISBN 978-7-204-13153-2

I. ①明… II. ①和… ②潘… III. ①内蒙古—
地方史—明代—文集②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明代—
文集 IV. ①K292.6-53②K2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4018 号

明代蒙古史论集

- 著 者 (日)和田清
译 者 潘世宪
选题策划 樊志强
责任编辑 樊志强 李向东 段瑞昕
责任校对 王 瑶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国际B座5楼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49.25
字 数 627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13153-2/K·666
定 价 98.00 元(全2册)
-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3946299 39463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73

译者的话

这本书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清(1890—1959)研究明代蒙古史的专著,在日本颇受东洋史学界的推崇。此书原名《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与其姊妹篇《东亚史研究·满洲篇》,均系他的成名之作。这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和后来所写的有关明代蒙古史的十余篇论文汇集而成的。为了使标题明显,并鉴于它是由若干篇论文汇集而成,故译者将书名改作《明代蒙古史论集》。

和田清在读高中时,就受到了史学家箭内互的熏陶,入大学后,又得到市村瓚次郎、白鸟库吉的教导。尤其是入大学后,在市村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了钻研中国历史及汉籍史料的坚实基础。他不仅饱览了日本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的丰富资料,而且遍索我国北京、沈阳、大连等地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史料,对于各种善本秘籍,如数家珍。因此,他能够在本书中,征引史料达一百八十余种。其资料之丰富,长期为史学界所称道。

和田清在高中毕业后,曾到朝鲜和我国东北三省旅行,作“学术考查”。后来他的足迹进而远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以及南京、上海等地,遍谒我国著名史学家柯劭忞、陈垣、王国维、梁启超、

罗振玉以及康有为、吴昌硕等，对于他学术上的长足进步，得益匪浅。他特别留意中国蒙古史的研究状况，例如他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中国满蒙研究之发展》一文，即曾吸收了我国史学家研究的成果。他对历史地理颇感兴趣，在各地考查中，既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同时也极力搜集各种文物资料。据此，他曾协助箭内互增订了《读史地图》。特别是在本书《明初的蒙古经略》、《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等论文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对当时的地理方位做缜密的研究，这些都得力于他的实地调查经验。

关于明代蒙古各部落的起源、分布和变迁，一些重要首领的年代、世系等问题，由于史料欠缺和记载歧异，长期给治史者带来困难。和田清在本书中，第一次较深入地、系统地提出并探讨了这些问题，有很多独到之处，不少问题可以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对于治明代蒙古史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因为此书取材繁富，精于地理考证，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所以在今天仍不失为足资参考的著作。

当然也应该看到，其史观与方法论是不能轻易苟同的。本书中就充满了“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及仅依文献做烦琐考证的毛病。他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观察与认识历史，因此虽然在若干点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一旦涉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方面，就显出无能为力。在运用史料上，本书也有取舍失当，因而出现结论软弱无力或前后颠倒错乱以致考证失于主观臆测的现象。同时对于蒙文史料的利用也很不够。这些都是本书的不足之处。还需要指出的是，和田清生前曾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他的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妄寻所谓“历史根据”的问题，这在我们阅读本书时，是不应掉以轻心的。

这本书的翻译是在六十年代初完成的。在“文革”期间被搁置

起来。虽然时间过了近二十年,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发现一本在各方面显然胜过它的著作,特别是鉴于我国对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尚显薄弱的情况,因此决定还是将译稿修订出版。限于译者水平,错误一定不少,深望有关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书中有些我国旧省、县名,现已裁并或改名,在《辞海》等综合性辞典可以查到,故未一一注出。书中所附《清代蒙古地图》等地图边界线的画法有严重错误,与当时边界线有很大出入,我们在地图下标有“按原图译制”。希望读者注意这些问题。

潘世宪识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八月

序(原序)

我以前曾编写过一本《东亚史研究·满洲篇》。那本书虽然挂一漏万,但总算大致论述了从汉代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有关满洲史的问题。可是,这次编写《蒙古篇》,回想起来,不但没有叙述汉、唐、宋各代,即元代与清代也都没有涉及,仅叙述了有明一代的蒙古。这是由于我能力有限,感觉十分惭愧,但也无可奈何。

回忆四十多年前,大正四年(1915)四月,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清初的蒙古经略”。由于能力所限,我所探讨的只限于明末内蒙古的情况。承恩师市村瓚次郎博士推荐,大正六年五月,作为《奉公丛书》之一问世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一书,就是那次研究的成果。本来,我对于蒙古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也不太努力钻研;但在探讨过程中,逐渐发觉明代蒙古情况却是一个尚待钻研的领域,而有关史料又格外丰富。后来,我接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委托撰写《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时,专门写了明初的蒙古,原因即在于此。本书第一、二、三、四篇,就是那时的成果,内容相当于《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的前编。后来,我就离开蒙古史研究工作了。

由于这类书很少,后来经常听到要求再版《内蒙古各部落之起

源》的呼声。但因为写得极不成熟,每逢听到这种呼声就都拒绝了。这次《东洋文库》社决定出版《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这回就只好修订那本不成熟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了。本书第五、六、七、八篇各章,便是修订的《内蒙古各部落之起源》。然而,这个课题我已经放下三十多年,现在又重新拿起来,在这期间有许多史料和问题已经遗忘了,尤其因为出版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做充分的整理与思考,结果还是粗草不堪,根本没有进行仔细考察,只就查到的史料,提出了一些肤浅意见。但是,我却觉得这已经基本上阐述了我对明初到明末这段时间的一些想法了。

本书第九、十以下各篇是我随时写的有关蒙古的一些零星论文,其中包括一部分极不完整的拙劣文章;宛如鸡肋,舍不得割弃,也就收录在本书中了。此外,还有《关于元代蒙古的封禁》、《明代的蒙古与满洲》及《析津志》、《〈北虏纪略〉、〈译语〉及〈中山闻见录〉的作者》等篇,都是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已收入另一本《东亚史论薮》里了。

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努力不够,有些本应纳入明代蒙古范围以内的有关外蒙古的瓦剌(卫拉特)、新疆及青海、西藏(土番)等问题,都只提到一笔,没有深入探讨。只好希望将来别的专家学者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对作者的研究给予最大鼓舞的是原田淑人先生的《明代的蒙古》〔明治四十一年(1908)出版〕和中岛竦的《蒙古通志》〔大正五年(1916)出版〕。原田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大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明代的蒙古》。那篇论文发表在当时的《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08—112期)。在我国首次认真涉猎了《明实录》,因而纠正了明朝郑晓、叶向高等人的若干错误说法。中岛是一位民间学者,他熟读并刻苦钻研了当时难读的通行本《蒙古源流》(当时找不到好的版本),好歹总算为明代蒙古史建立了一个脉络一贯的体系,功绩是

很大的。我所以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是因为要追随这两位苦心钻研的前辈。其次,给我很大影响的是箭内互、池内宏两位博士。这两位博士都是我的恩师,都曾讲授过有关明代蒙古的课题。我所以对满洲、蒙古历史地理深感兴趣,完全是这两位博士教导的结果。我国还有翻译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的藤冈胜二博士,将《蒙古黄金史》译成日文的小林高四郎博士,译出《蒙古喇嘛教史》的桥本光宝等人,都给了我们一些鼓舞。此外,如译注《蒙古源流》的江实、编纂并刊行《明代满蒙史料》的村田实造、专门研究新疆历史的羽田明、佐口透、岛田襄平及其他研究东部蒙古的鸳渊一、山本守、青木富太郎、田中克己、荻原淳平等人,都是和我趣味相投的同道。

西方学者对蒙古史也有颇浓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者也不少,但涉及明代东蒙古的人却不多。作为仅有的少数人中的代表人物,我这里只举出俄国的施密特(I.J.Schmidt)、布雷特施奈德(E.Bretschneider)和英国的伟大学者霍渥特(H.H.Howorth)。我从这几位学者的名著,如《东蒙古史》(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St.Peterburg,1829),《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London,1910);《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London,1816—1888)等获得教益很多。英国帕克(E.H.Parker)的《成吉思汗统一后、清朝建国前的蒙古》(Mongolia after the Genghizides and before the Manchus)(JNCBRAS,XLIV,1913)过于简略;俄国波科季洛夫(Д.З.Покотиллов)的《明代东蒙古(1368—1634)》(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St.Peterburg,1893)是一部取材分量比较均衡的名著,我早就听说有这本书,但因我对俄语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没有读过。现在已由洛文特耳(Rudolf Loewenthal)译成英文,战后(1947年)在成都出版,我才得以阅读。该书大致以《明史》的《鞑靼传》、《瓦剌传》

等为依据,叙述非常得体。尤其德国弗兰克(Wolfgang Franke)所附《补遗与勘误》(Addenda and Corrigenda),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以上所举大都是已故学者的著作。德国的蒙古史学迄今未衰,尚有上述的汉堡弗兰克及领导着哥丁根亚细亚研究协会(Göttingen Asiatische Forschungen)的海希施(Walter Heissig)等人在继续进行研究。英国的鲍登(C.R.Bawden)和赛鲁依斯(Henry Serfuys)等人的研究工作也颇活跃。后起的美国,已由哈佛大学出版了诸如《蒙古文献》(Scripta Mongolia)等名著。

在中国方面,明朝的郑晓、叶向高及清代的祁韵士、张穆等的史料,姑且不论。近人陈寅恪、张尔田的《蒙古源流》研究及余元盦的《内蒙古历史概要》等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关于我所受到以上各位学者的著作的教益,都在本书相应地方分别一一注出。不过,正如前面已经说过,本书是一部粗漏草率的作品,衷心希望读者给予恳切的批评。

作者关于蒙古语的解释,最初曾专赖恩师白鸟库吉博士的指导,后来主要受教于东洋文库的松村润及冈田英弘。关于本书的编辑和体裁,蒙东洋文库的斯波义信给予很大帮助;关于校订、索引与英文提要各项,又蒙东洋文库的松村润、冈田英弘二位大力协助;连同不断克服印刷上困难的开明堂鞍智宣章及借给我贵重图书的榎一雄的厚意,于此一并深致谢意。

本书全靠文部省昭和三十三年度拨给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补助费的一部分才得以出版,因此,对文部省和东洋文库当局,深表谢意。

昭和三十四年三月

和田清

(地图多采自《武备志》的附图,书后所附清代蒙古地图,因印刷关系,错误很多,请读者原谅。)

目 录

一、明初的蒙古经略——特别是它的地理研究	1
二、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	89
三、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	126
四、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	218
五、论达延汗	343
六、察哈尔部的变迁	423
七、中三边和西三边的王公	546
八、俺答汗的霸业	623
九、明代的北边防务	673
十、北元帝系	692
十一、关于扩廓帖木儿之死	699
十二、也克力考	707
十三、关于正统九年征伐兀良哈	716
十四、明末清初时期蒙古族的西征	725
十五、土默特赵城之战	734
十六、关于丰州天德军的位置	748
十七、革书伪作考	762
后 记	776

一、明初的蒙古经略——特别是它的地理研究

前 言

明朝兴起取代元朝，这不只是汉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地方，而是扭转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当时各将领都充分体会了这种意义，进行了奋斗。这在明朝高岱撰述北伐事迹的《鸿猷录》等书中有明确记载。^① 这样，现在的河北、山西北部，所谓燕云十六州故土，固不待言；更深入到内蒙古，完全占领其南部地方，东起辽东，西抵甘肃，南到安南、缅甸，全都划入了自己的版图。不仅这样，其威力所及，竟使东北从黑龙江口，西南到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各国，东南从朝鲜、日本、琉球、吕宋，西北到中亚北方的阿速(Asud)、卜里牙(Bulgar)、乞儿吉思(Kirghiz)各国，都遣使来贡。

明初国势如此强盛，其经略颇为雄伟，其中关于如何控制北邻的劲敌元朝的残余势力，却是国初各代皇帝最苦心积虑的。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更进而收服东蒙古地方，在这里设置泰宁、福余、朵颜各卫，^②以切断敌方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

① 《鸿猷录》(卷五)《北伐中原》，《克取元都》。

② 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史学杂志》第四十编第六号)，原书第107—149页。

通路。同时,在西方,招抚现在的西藏各族,在青海地方设置罕东、安定、阿端、曲先四卫,^①更进而羁縻北方通往西域孔道上的各部族,在那里设置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各卫,以切断敌方右翼,消除沟通西藏方面的祸患;从左右两翼加以压迫,迫使陷于困蹙。然后大明劲旅从中路出击,反复数次扫荡大漠南北。关于东西两边各卫,容待专文论述,这里只想就中路明军出击蒙古地方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它所蹂躏的地区范围,逐步加以探讨,因为这是探索明代蒙古形势的一个重要关键。

上篇 洪武朝的经略

1. 洪武三年战役

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赶走元顺帝。二年六月,大举平定现在热河地方,进而攻陷现今滦河上游多伦县西北的元上都开平,再逼顺帝北走。这是明军的第一次出征蒙古。关于这次战役,前曾有所论述,^②最近还想另写一篇订正其中若干论点的文章,这里暂且从略。顺帝逃出上都后,心里还留恋中原,没有立即跑到更远的外蒙古根据地和林方面去,仍驻在现在内蒙古阿巴哈纳尔(Abaghanar)部的达里泊(Dal Naghur)西南岸附近的应昌府。洪武三年四月病死;他的儿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Ayu Sridara)嗣帝位。明将李文忠攻陷应昌时,正是这两个皇帝交替的时期。

据《实录》载: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三日),明太祖担心元将王

① 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六卷二期,第151—172页。W.弗兰克:《明初原畏吾儿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的形势》,《新闻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京都大学,京都,1959年,第121—128页。

② 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二册),原书第173—174页。

保保还要顽强扰乱西北边疆，便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并命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采取了使敌人彼此自保、无暇应援的方略。王保保就是肩负支持残余元室命运的好汉扩廓帖木儿(Kökö Temür)的别名，当时正在进攻明将张温据守的兰州城，听说明援军大举来攻，便进而固守兰州东面的定西。四月，常胜将军徐达的部队在定西县北沈儿峪，全歼王保保军。王保保仅以身免，得流木渡黄河，遂由宁夏奔至和林。但《实录》等记述此事说：“保保至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①其实，这是稍后的事。这时，元帝还在应昌。

这且不提。指向蒙古的左副将军李文忠军，二月，由兴和出察罕恼儿；五月，到开平，接着就攻陷了应昌。《实录》洪武三年二月条末尾载：

“是月，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师至兴和，元守将举城降。复进兵察罕恼儿，遂擒元平章竹贞。”

又五月丁酉(九日)条载：

“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进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兴和是现在万全边外的兴和城。^② 察罕恼儿(Chaghan Naghur)按蒙古语是白海子的意思，可能是指北边小咸湖一带。^③ “白海子(即察罕恼儿)之骆驼山”必定也在附近。骆驼山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后来金幼孜的《北征录》里。相传永乐八年随成祖北征的著

① 《明实录》洪武三年丙寅条。

② 参看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第636—637页)。

③ 参看箭内互：《察罕恼儿考》(同上，第752—768页及附图)。又《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载：“白海子在卫西南大青山之北，亦曰长水海子，土人因其四望白沙，呼为插汉恼儿；插汉译言白，恼儿译言海子；又西即骆驼山也。明初李文忠自万全出师，北至察罕恼儿地，进败元兵于白海子之骆驼山，即此。”

者金幼孜曾在这山里迷了路。金志章的《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曾引证这项记载,断言:“当是察哈尔正白旗境内,土人呼博索特门山者是也。”

总之,如果肯定白海子的骆驼山就在察罕恼儿附近的话,上述进攻察罕恼儿是在二月间,那么,攻克骆驼山是否需要迟到五月里,颇值得怀疑。我想上述《实录》五月丁酉条是军队进到开平的日期,在那以前的记载是否是追叙以前发生的事情呢?至少,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载:“五月丁酉,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师出野狐岭,擒元平章祝真,进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把这些都写在五月丁酉条里,当然完全是杜撰。谷应泰肯定是依据明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或者是因袭它的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等。^①明尹畊的《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纪》)的记载稍有不同,叙述此事如下:

“文忠与大将军达,分道北征,率诸将赵庸、廖美、孙恭、武慰、肖寿、韩政、李荣,出野狐岭,进师察罕恼儿,擒元平章祝真,追败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骆驼山。

^①《明史纪事本末》,除《实录》外,专从《皇明通纪》一类书籍中取材,这是明显的事实。本条在《通纪》卷二,洪武三年条下,没有写明月日,叙述此事说:“文忠等师出野狐岭。降其守将。至察罕恼儿,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之骆驼山,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拒战败溃。进攻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余人皆请降。遂进次开平,获元平章上都罕等,云云。”沿袭《皇明通纪》的《皇明实录》卷二和《从信录》卷五等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后者除两三处文句不同外,唯一差别就是把它写在四月条下面。平章祝真就是《实录》的平章竹贞。上年正月在大同,遭明猛将常遇春驱逐。从出现《实录》里没有看到的祝真和野狐岭等字样来看,《纪事本末》确是根据《通纪》编写的。唯据《实录》所载,上述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人皆请降,(孙世芳的《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六《征战考》等,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实是这次战役归途中的事,是远在这以后的事;所以,参考了《实录》的《纪事本末》的著者,特意删除了此事,而又依照《实录》在开头随便添上了“五月丁酉”四个字。至于脱漏兴和、察罕恼儿等地名,与其说是故意篡改,不如说必定是出于疏忽遗漏。再者《资治通纪》等的原始根据,恐怕必定是下面所引的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之类。这个《神道碑》已载入焦竑所辑的《国朝献征录》卷五。有关的一条是“三年春正月,授征虏左副将军,总兵北伐。二月,出野狐岭,降其守将。进师察罕恼儿,擒其平章祝贞。夏五月,克应昌。”

遂次开平，获平章上都罕，以五月至应昌，攻城克之。”

把五月说成是攻克应昌的日期是正确的。平章祝真(Chu-chên)就是平章竹贞。其余除《实录》里没有见到的野狐岭地名以外，还列举了随征各将领的姓名，应该看作是它的一个特点。

总之，单凭上述资料记载，可见当时明军是越过野狐岭直指上都的，而且所费时间是从二月到五月。至于李文忠从兴和进到开平，为何竟费时几个月呢？这是个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忙于击败附近的余贼吧。《两镇三关通志》(卷三《宣府志》)洪武三年春二月条载：“参政华云龙来取云州”。注释说：

“云龙率诸将廖美、孙恭取云州。万户谭济出居庸，夹击之，克其城，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

还载：“平章汤和来取宣德。”注里说：“追元兵至察罕恼儿，获其将虎陈。”《实录》也在同年二月乙酉(二十五日)条载：“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条，简略记载这几件事，说：

“二月，北平守御华云龙克云州，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挥金朝兴克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克武州、朔州，获元知院马广等。”

云州是现在独石口南面的云州堡地方。^① 宣德就是河北省宣化县。^② 东胜州在现在山西省朔平(右玉)边外的托克托县附近。^③ 武州和朔州分别是现在山西北部在五寨县和朔县。^④ 当时各军几乎完全肃清了边境一带地区。廖美、孙恭是李文忠的直属部下，华云龙、金朝兴、汪兴祖等也应该看作是受他节制的将领。

①《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古迹·云州故城》条。

②《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建置沿革》、《宣化县》条。

③《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四、《归化城六厅古迹》条。

④《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宁武府五寨县》，卷一百十一、《朔平府·朔州》条。

李文忠的部队不仅扫荡了沿边附近地区，还分路直捣贼巢。《实录》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条里，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说：

“都督孙兴祖及燕山右卫指挥平定、大兴左卫指挥庞裡等兵次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战，皆歿于五郎口。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驪战，死之。”

此外，《皇明资治通纪》（卷二）在结束这次战役的纪事时说：

“又至苦脱孙，追太尉蛮子军，擒元平章伯答儿，获马驼无算。大军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挥孙虎率兵至落马河，与元太尉买驪战，死之。事闻，进封安乐郡伯。”^①

关于三不刺川、五郎口，《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二）《陕西·靖远卫》条载：“三不刺川在卫北境，其西为五郎口。明初，孙兴祖战死于此。”《实录》洪武九年五月条末尾也载有宁夏边外的三不刺，^②这显然是同名异地。这里所说的三不刺川当然应该在上都开平方面，绝不会在陕西边外。关于开平方面的三不刺川，《读史方輿纪要》（卷十八）《开平故卫》条却说：“三不刺川在卫境，元主铁木耳立于上都，狩于三不刺川之地，以董文周谏，遂还大都。”^③仅这条记载，还颇不得要领。《口北三厅志》（卷三《古迹》）特别记载“三不刺川即散不刺川事说：

“三不刺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见元王恽《秋涧集》诗。

案“三”音撒。吴莱《渊颖集》中有：得大人书，喜闻秋末自散不刺复回大都诗，今并载艺文。”

该书（卷十五）《艺文》条收载了元吴莱、王恽等的诗。王恽七言绝

① “指挥孙虎”《皇明资治通纪》明万历余仙源刻本、卷二、第四十一页，作“指挥孙倪”，又“进封安乐郡伯”作“追封安乐郡伯”。——译者

② 《大明实录》洪武九年五月条末尾说：“是月，故元国公九住，寇陕塔滩之地，陕西都指挥司发兵击之，追及于三不刺，获九住及平章不答失里等四十人，余众遁去。”塔滩在宁夏边外。

③ “董文周”，据《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应作“董文用”。——译者